

後村先生大全集

二五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

題跋

傅自得文卷

日余出守宜春行盱撫亂石中盛寒大雪人跡既絕
鳥影亦稀有一士獨載贄追余問其姓名南城傅生
自得也踐雪淖行二百餘里矣余竊恠生求余之急
如此豈有謁哉坐而叩之無他說袖文一卷靳余商
榷而已余忍笑曰甚哉生之迂也然絕奇其人又奇
其文後余斥居田里世所僂笑以為狂人戶外無屢
几案上無故舊書生復勤勤寄聲其求余之急猶前

日也生之迂不愈甚乎夫人皆為文文不能皆奇由俗學室之俗慮汨之耳迂則不俗不俗則奇非極天下之迂不能極天下之奇生其懋焉或曰今人之文主於適用不主於奇何也曰非惡夫奇也惡夫迂也迂者去富貴利達常遠而去淡泊枯槁常近也生其擇焉生族父泳之余友也故生諸文皆有泳之之風泳之不可復見因書以貽生善為之汝伯不死矣

林去華省題詩

古詩有以一句擅名者池塘生春草黃花如散金之類是也有以一聯擅名者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

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之類是也有以結句擅名者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何慙刺客傳不著報讐名之類是也蓋一篇之內不能皆工僅得十字焉十字又不能皆工僅得五字焉至於一篇皆工不多得也雖卽士元錢起所作皆然林君去華省題詩二百首多乎哉然多非難也多而工難也或曰去華他又皆工奈何獨以五言六韻行世乎余曰去華六館名士使其早達去而賡柏梁黃鵠之歌和薰風微涼之句久矣是體也惟其老於頓挫故多惟其久於鍛鍊故工雖以此行世可也昔楊無咎補之江南高士試

南宮以八陣圖為題補之警聯云陳迹千年在斯人
萬古無同案之士用之擢上第補之汜不偶詩雖工
有命存焉去華勉之安知暗中無摸索曹劉沈謝者

呂炎樂府

樂府李賀最工張籍王建輩皆出其下然全集不
過一冊世傳賀中表有姑賀才名者投其集溷中故傳於
世者極少余竊意不然天地間尤物且不多得況佳句
乎使賀集不遭投溷之厄必不能一一如今所傳本
之精善疑賀手自詮擇者耳余幼而學之老矣無一
字近傍焉因止不復為建陽呂君炎示余樂府三

十首幾富於賀集矣余甚駭之夫開拓使之多余之駭已如此若斂縮使之少其駭余特未已也君尚勉之

安溪縣義役規約

役法更君實介甫一番爭辯講之無餘蘊矣今天下皆行熙豐條貫獨海外四州猶用元祐之舊民亦便之豈差募君有利害耶義役法後出最善余宰建陽境內都九十七者一百八義役居四之一它不能皆然亦有始於義而終於訟者內某鄉某都率數歲闕役人郡守丞與常平使者迭差不能定復下之縣余

鉤攷隱匿參酌律令定其當差而猶不受令則為之
喟然判其牘曰使人情畏役如此為官吏者可以自
反矣稍久邑人頗相孚徃徃有踵縣門求給米記者
詰之曰何前傲而後順耶則巽謝曰自明府下車吾
輩不識追胥也引判少也誅求絕也檢驗無大費也
吾願及明府未去受役焉於是向之不能定者皆定
雖竊自喜然汔余去不能使一邑皆為義役亦復自
愧安溪邑小民貧百錢之產不免於役常以四戶充
一歲限滿而貲破矣故安溪之民尤畏役會朝家修
義役法太守侍郎趙公下之屬邑明府趙侯崇栗始

創義規十八都十六里相勸從之寓公余使君首助
以田從而助穀者四千斛民爭受獄訟源永息惻隱
發於寸心仁遜興於一國三君子可謂賢也已初侍
郎公赴鎮余為言明府佳士有志於為善者然猶未
知其材敏如是蓋余三年不克為者明府年歲之頃
談笑為之其可敬也夫抑亦可愧也夫

表弟方遇詩

南昌徐君德夫為方遇時父作詩評其論甚高蓋今
之為詩者尚語而德夫尚志尚巧而德夫尚拙矣德
夫之論攷時父之詩往往意勝於語拙多於巧時父

可謂善為詩而德夫可謂善評詩矣抑 余願有獻
焉世所以寶貴古器物者非直以其古也余嘗見人
家藏盤匱鼎洗之屬凡出於周漢以前者其質甚輕
其範鑄極精其款識極高簡其模擬物象殆幾類神鬼
所為此其所以為貴也苟質範無取款識不合徒取
其風日剥裂苔蘚模糊者而寶貴之是土鼓瓦釜得
與清廟鐘鼓並陳也時父勉之使語意俱到巧拙相
參它日必為大作者而不為小家數矣時父余表
弟也初見於臨川余年十七時父十四後見於福唐
於臨安於莆每見顏髮益蒼老時父猶未脫場屋余

仕亦連蹇方乘傳遵海而南老兄弟臨別握手商論
間宜各有以康窮之而蘇困阨者今通夕參語乃是
一段冷淡生活然則予二人之窮非不幸也

趙司令楷詩卷

昔曹氏父子以翰墨稱雄於建安黃初之間孟德之
詩曰周公吐哺天下歸心是以周公自擬也子建之
詩曰願我賢主人克符周公業是以周公擬其父也
夫德義不足而直以雄心霸氣陵踐一世誰其聽之
司令趙侯席旗裳鐘鼎之銘而自牧如婁人子示余
詩卷用事屬辭欲追昔人方其隆盛烜赫於功名之

後村先生大全集
際謙謙不敢當及其遷徙流落於君親之義惓惓不忍忘余聞湖湘之士皆嘗聞五峰南軒之遺風緒論意侯所學盖有在於詩之外者侯其勉之

趙司令楷沙市辨誣

昔人云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為其多殺也余謂不然不有所殺不能有所活太公封營丘子孫與周相終始郭汾陽百戰門戶貴盛家屬三千口豈非救民於水火再造唐室所全活者衆歟司令趙侯示余沙市辨誣之書余竊以為古者不以一眚廢士侯方盛年它日秉旄授鉞先謀後戰所殺者少所活者多雖世

世為將可也何三代之忌哉新善可記則前誣不必辨矣

董明府叔宏溪庄圖詠

余所居門前隙地極目尤庫濕沙礫艸林聚焉故老相傳云金鳳池舊址也由池而北至官道地稍高是為後村余少時欲疏鑿其庫者復池之舊而培築其高者為書堂復齋陳公為書金鳳池三字北山陳公為書後村精舍四字楷篆極妙藏之篋中久矣然其地屬數家不可合余官不遂至端平丙申始地合余遂於朝始役三百夫而池成始揭復齋舊扁會除表

守心謂書堂可成至郡數月前坐論事斥歸不能種
一椽施一鑊北山所書之扁蛛網蟲蝕之矣二陳公
墓木已拱余亦老未知書堂成在何日嗟夫若余
所謂池與書堂在貴家視之猶盆池馬廐耳而余周
旋斯世三十餘年常有是心而無是力故每見人家
園囿池館則健羨之永福明府董君叔宏示余溪庄
圖詠凡余心所欲為而不能為者皆在明府圖詠中
矣力足以充其心一可羨也景物足以稱其池館二
可羨也賦詠足以寫其景物三可羨也因書其事附
於兩侍郎親筆之後

唐察院文藁

所貴乎士大夫者學問也操守也議論也王金陵捨
周孔而談管商是素學可改也林希邢恕始賢終佞
是素守可改也蔡嶽以魏徵方了翁晚欲殺之以滅
口張商英以周公方馬呂後建追貶之議是素論可
改也悲夫內無定見外無定力利欲之所誘怵世故
之所驅使有亟改者有漸改者有終身屢改而未已
者余行天下見此多矣御史唐公論著若干卷平生
單辭隻字粗言細語備馬它人局鑄覆藏不可示子
孫者公悉錄以傳後曰策論曰師友問答曰奏議曰

賦詠日記序曰書疏自太學生至於御史自吳尉至為方伯連率一學問也一操守也一議論也余少從公遊凡公一話一言昔親炙於三十年之前今扣擊於三十年之後如律令如符券未嘗少差前輩謂龔彥和為玉界尺余於公亦云

唐察院判案

自義理之學興士大夫研深尋微之功不愧先儒然施之政事其合者寡矣夫理精事粗能其精者顧不能其粗者何歟是殆以雅流自居而不屑俗事耳御史唐公則不然方其與朋友講學也一字之差一義

之疑及復論辯象數千言及其為百姓決訟也察見
情偽出入條令罵訟之人皆駭伏舞文之吏不能變
可謂本末具舉精粗無間者矣昔歐公累歷大府尹
開封皆有治聲基於令陵夷閱舊牘之時唐公漕江
左帥南海見謂吏師兆於尉吳門與常平使者爭競
之日舊牘且閱況生事乎使者不能脅况豪右乎不
卑小官所以宜高位也不鄙俗事所以宜雅道也卷
中如妾母得主財如貨鬻母共業湏同藉人僉圖乃
成券余白首州縣之所未誦覽之喟然歎曰仕者當
寫一通置之於座右

許介之詩卷

本朝起遺逸之士惟种放常秩徑拜臺諫侍從河南
監司薦邵康節僅除潁州推官張樂全歐陽公薦老泉
止得霸州文安縣主簿雖曰愛惜名器然尺度
亦已太嚴矣端嘉以來中外多故天子稍越拘攣拔
士余所識如江西曾無疑金華杜叔高九華葉子真
衡陽許介之相繼聘召無疑叔高入館子真介之但
為諸侯客是數君子偕老於文學而介之尤磊落尚
奇節有南渡右丞之風昔粘罕長驅舉國退避獨右
丞相與李伯紀丞相慨然欲當其鋒天下至今悲其